

冷战 国际史研究系列

接触外交：

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

张曙光 著



世界·和平 出版社

冷战 国际史研究系列

接触外交

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

张曙光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 / 张曙光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5012 - 3446 - 2

I. 接… II. 张… III. 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IV. D829. 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4842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陈可望
封面设计 嘉 维

书 名 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
Jiechuwaijiao: Nikesong Zhengfuyujiedong Zhongmeiguanxi
作 者 张曙光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 wap1934. com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980 × 680 毫米 1/16 27 印张
字 数 443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1 月第一版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3446 - 2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编委会

主 编 牛大勇（北京大学）
 李丹慧（华东师范大学）

编 委 （以姓氏拼音排序）

白建才	蔡佳禾	陈 兼	崔 丕
戴超武	邓 峰	黄民兴	李丹慧
刘晓原	牛大勇	牛 军	沈志华
王晓德	夏亚峰	徐 蓝	徐思彦
杨奎松	于 群	余伟民	翟 强
张小明	张曙光	章百家	赵学功

总 序

在历史研究中，冷战国际史研究不仅着眼于国际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而且还在这一基础上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影响。故而，就此意义上说，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于国际关系史范畴的新的研究领域。

冷战史区别于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特征即在于它的国际性，它是一个国际史。具体言之，这种国际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冷战首先表现为以意识形态、制度为分野的分庭抗礼，不同制度的国家卷入其中，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国际斗争；其二，由此引发美苏集团对各地区、民族或国家事务的卷入，插足各国国内政治，间接支持执政党与共产党的权力之争；其三，除阵营国家外，处于中间地带的各民族国家多分别依附于两大集团的一方，世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事实上也基本没有摆脱美苏大国竞争的范式。总之，在冷战期间，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与两极国际格局的演变已经融为一体，这种历史现象的内伸与外延，无论如何是一般国际关系史所囊括不了的。或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1990年代初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创立伊始便使用了“冷战国际史”（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的新概念。

随着1993年冷战对峙的主体国家之一苏联的解体，“冷战”时代作为世界历史上一个只有特定意义的阶段结束了。当20世纪中叶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相互对抗成为过去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也即逐渐拉开，各国冷战史学者得以在摆脱冷战环境及其思维定式束缚的条件下，对冷战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冷战的起源，冷战思维等对各国决策层的影响，大国关系对国际政治力量改组的影响，小国在冷战格局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及其对两极格局的影响，美苏之间冲突、遏制、对抗和缓和的交替过

程，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冷战因素，冷战框架和冷战思维对后冷战时期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影响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比较客观的再思考。由此，国际学术界掀起了对冷战历史研究的新的热潮，参与学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课题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文献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等，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几十年的研究状态。这种新的国际学术潮流，被国际著名冷战史专家约翰·路易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称为“新冷战史”（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近年来冷战国际史研究得以深入开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原来分属不同冷战阵营的国家档案文献的加速解密并刊布，特别是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俄国和东欧国家档案的大量而有序的开放，以及中国档案文献的有限公布。这些新的原始材料的出现，不仅令各国学者耳目一新，增强了质疑问难的兴趣和信心，而且更为研究者重新考量和还原真实的冷战历史提供了基本条件。可以说，新的档案文献的陆续面世，改变了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的基础。

在中国，真正从冷战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史，以及把中国外交史纳入冷战的框架中进行考察，特别是充分利用最新解密的多国档案材料探索历史真相，并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共同讨论冷战历史问题，应该说是从“新冷战史”研究兴起时开始的。此后至21世纪初的十几年中，中国学者在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某些领域中颇有建树，例如对于中美关系史、中苏关系史、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以及朝鲜战争的研究等，已经达到了可以在国际论坛上与各国学者对话的水平。这种状况构成了在中国把冷战国际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发展起来的良好起点。

纵览近两年来中国冷战史学科的建设，以研究领域论之，探索的范围不断拓展，学者们不仅继续关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争议课题，而且开始将视角投向研究相对薄弱或呈现空白的区域，无论是冷战在亚洲的兴起，欧洲冷战的起源与发展，还是全球冷战的演变，等等，诸种课题都有学者问津，尤其是对亚洲冷战起源复杂性的讨论，进一步向以美苏为中心的冷战史观提出了挑战。就研究方法而言，多国档案的利用层面继续扩大，在厚实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从事实证性研究，细致地重新检视冷战对峙的痕迹，严谨地厘清历史演变的脉络，客观地剖析及思辨传统结论的思维支点，已成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突出特色。而从研究队伍观之，一批年轻学者加入到冷战史研究的行列中，其壮大了研究队伍，并为这个新兴学科的成长，注入了更多的活跃因子。

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

中国冷战史研究的成果不断增多，不仅高水平学者的高质量作品受到国外冷战史学界的密切关注，而且在研究的群体层面上，中国与西方国家学者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其作为中国学术界新兴学科的地位也已经确立起来。

为了推动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继续拓展和深入，促进中国现代史、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以及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选择对外方针提供政策咨询，我们着手编辑并出版了这套“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此套丛书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既有中国学者的最新专题研究成果，也有国外冷战史研究译著，以及口述历史著作。丛书将持续编辑出版下去，以期集中反映中国学者冷战史研究的面貌，拓宽中国冷战史学者的思路，开掘冷战史研究的新材料。

我们相信，经过中国学者的努力，中国的冷战国际史学科，必将不断走向成熟：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也必将以其客观、严谨、厚重、创新的学术品质，跻身于世界史林。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2008年7月

目 录

第一章	接触外交的理论思辨	1
第一节	解读美国对华接触	2
第二节	重新解析接触逻辑	7
第三节	假设尼克松接触中国	13
第二章	重新策划美国冷战战略	19
第一节	转型冷战的战略思考	19
第二节	确定美国亚洲政策调整的战略定位	28
第三节	设计接触中国的政策目标	34
小 结		46
第三章	构建接触中国的管道	48
第一节	试探不同接触渠道的可行性	49
第二节	加快建立高层秘密联系的步骤	58
第三节	实现秘密接触北京的“破冰之旅”	68
小 结		77
第四章	构建中美苏“三角制约”	79
第一节	构建“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战略考虑	79
第二节	试探中美联合反苏的可能	90
第三节	追求中美联合反“霸”的制度安排	100
小 结		110
第五章	设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框架	112
第一节	重新设定台湾在东亚的战略地位	113
第二节	试探性地迫使北京接受“和平”模式	121

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

第三节	尼克松坚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131
小 结		142
第六章	为结束越南战争与中国谈判	143
第一节	分析中美交易的合理性	144
第二节	试探中美交易的可能性	152
第三节	体验中美交易的艰难	162
小 结		171
第七章	促使北京接受并参与东亚安全体系	173
第一节	确定美国在亚太收缩的战略前提	174
第二节	试探“劝导”中国领导人的可能	182
第三节	说服中国领导人接受东亚安全安排	190
小 结		200
第八章	利用经济杠杆撬动北京	202
第一节	解除对华经贸与交流限制的政策设计	203
第二节	解除对华经贸与交流限制的具体实施	212
第三节	解除对华经贸与交流限制的战略构建	220
小 结		229
第九章	吸纳中国加入国际组织体系	231
第一节	在“两难”中设计出路	232
第二节	在孰重孰轻中选择	238
第三节	在无奈中寻求长期影响中国的方式	249
小 结		258
第十章	核军控与中美缓和	260
第一节	将中国纳入核军控体制的战略考虑	261
第二节	试探中美核军控对话的可能	268
第三节	从现时“交换”转向长期“渐进”	279
小 结		288

第十一章 以“高峰”沟通促进接触中国	290
第一节 摸索与中国领导人沟通的规律	291
第二节 设计“高峰”沟通的原则与策略	298
第三节 中美“高峰”交锋与沟通	307
小 结	318
第十二章 对美国接触中国的反思	319
第一节 评估尼克松接触中国	320
第二节 接触外交的理论诠释意义	328
第三节 接触外交的政策实践意义	334
附录 1	342
附录 2	349
附录 3	357
附录 4	365
附录 5	371
附录 6	377
附录 7	389
美国政府与国际机构名称中英文对照	394
人名中英文参照表	398
参考文献	403

第1章

接触外交的理论思辨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大国或超级大国在设计针对具有现时或潜在威胁国家的对外战略时，通常会在三种行为模式中选择：“遏制”（containment）、“围堵”（encirclement）和“接触”（engagement）。这三种选择分别体现了大国对其国际战略力量的硬性、中性、软性的运用。尽管在不同的时期，为了不同的战略目标，选择会有不同的优先排序，但这三个选择均具有模式相互转换、相互支持的特性。那么，上个世纪40年代二战结束以来，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美国针对被认知为“重大威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选择行为是否能验证上述基本假设？

有研究表明，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美国在其遏制的冷战战略框架中，对中国实行了军事对抗、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①随着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解冻”，用“接触”替代遏制似乎一度成为华盛顿的理性选择。尽管从尼克松、福特、卡特、

^①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chapter 1.

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

里根到老布什，这一对华外交战略的转换显得模糊不清，^①但到了克林顿执掌白宫之时，美国“接触”中国，已成为其所谓“自由大战略 [Liberal Grand Strategy]”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随着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压力加大，克林顿的对华政策逐渐偏离“接触”。执政后期，华盛顿的一些“战略策划者”甚至提出所谓的“遏制加接触 [Con-gagement]”。^②代表保守派势力的小布什上台后，很快宣称要抛弃对华“接触”，并重弹遏制的老调。然而，“9·11”恐怖主义的袭击事件，使得布什政府重新排列战略优先顺序，突然之间，华盛顿对华的“接触”似乎又凸显了出来。^③

那么，到底何谓“接触”？它的对外战略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它在外交的运作层面上又是如何体现的？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高度解读、理解和分析“接触”？

第一节 解读美国对华接触

国内学者关心“接触”源于对美国冷战后国际战略转型以及对华政策变化的分析。特别是1993—2000年间主政白宫的克林顿政府关于美国“后冷战”国际战略的公开表述，似乎建构了一个围绕着“接触”的话语体系，一度引起中外学者的极大兴趣。

但是，关于“接触外交”战略的提法最早源于欧洲。冷战结束初期，针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西欧国家的战略精英逐步产生以接触为核心的欧洲“融合”或“一体化”（Integration）的长期外交

① 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思考与决策（1949—1972）》，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16—357页。

② 如美国著名外交政策智库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就曾于克林顿政府后期提出对中国“遏制加接触”的政策设想。Zalmay Khalizad, *Congage China* (Washington DC: RAND, 1999). Zalmay M. Khalizad, Abram N. Shulsky, Baniel L. Byman, Roger Cliff, David T. Orletsky, David Shlapak, Ashley J. Tell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Project Air Force* (Washington, DC: RAND, 1999), Summary, p. xii. 虽然克林顿从未公开接受此项建议，但也未明确表示反对。

③ Benjamin L. Self and Jeffrey W. Thompson, eds., *An Alliance for Engagement: Building Cooperation in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Washington DC: The Henry Stimson Center, 2002.), pp. xi-xv.

战略。^① 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目标，是使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处于转型之中的“新欧洲国家”逐步纳入以“老”欧洲国家为主体所建立的地区国际体系。根据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LSE）资深研究员凯伦·史密斯（Karen E. Smith）的定义，“接触”是“旨在为了与另一国的政府、市民社会以及企业建立紧密关系的对外政策”；其主要目的是“逐步削弱任何非自由的政治与经济行为，引导政府和该国其他行为者依据更加自由的方式行事”；该政策的主要内容与方式包括“形成经济纽带，特别是鼓励双边贸易和直接投资”。^②

如果说西欧的“接触前苏联与东欧国家”是通过允许参与来影响这些新欧洲国家领导层与决策精英的对外行为取向，以期最终实现制度改造，美国冷战后出现的“接触中国”则是试图以“交往、交流和交好”替代“防备、遏制和对抗”，以构建中国与西方的合作关系。一批东亚和中国问题专家，包括约瑟夫·奈（Josef Nye）、鲍大可（A. Doak Barnett）、李侃如（Kenneth Libenthal）、傅高义（Ezra Vogel）、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何汉理（Harry Harding）、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等自由派精英，是这一设想的始作俑者。在美国因1989年政治风波对中国的敌意还十分浓厚的1994年，奈和傅高义等即提出，由于“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发展”仍将是中国的最大可能，克林顿政府必须校正对华政策，逐步放弃孤立和遏制北京的政策。次年，奈又提出其影响甚大的观点：“如果我们把中国当成敌人，中国就可能真的变成敌人。”只有“好意”地去与中国建立对话、交流和合作关系才能最终避免中美冲突。^③ 傅高义1997年带领专家小组访问中国后主编的《与中国相处》一书就明确提出：“中国将日益强大。对美国来说，就是要鼓励中国将它的制度与世界其他部分接轨，与世界其他强国合作而不是对抗，以此来维持全球秩序。”^④此后，美国联邦政府

① Kenneth Dyson, ed., *Enlarging the Euro Area: External Empowerment and Domestic Transforma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 (Oxfor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Karen E. Smith, “Engagement and Conditionality: incompatible or mutually reinforcing?” *Global Europe Report 2: New Terms of Engagement*, ed. Richard Young (The Foreign Policy Center, The British Council, May 2005), p. 23.

③ 转引自张立平：《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思路》，《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

④ 埃兹拉·沃格尔（傅高义）：《与中国相处：二十一世纪的美中关系》，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

的一些战略报告和政策宣示，虽并不能确定是否反映的是真实战略意图，但都含有“接触中国”的提法与表述。^①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开始解读美国针对中国的接触战略意向。王辑思1996年刊登于《国际问题研究》第6期的论文《遏制还是交往？——评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首度将“接触”翻译成“交往”，以相对于交恶、对抗和隔离。次年，苏格依据美国克林顿政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其刊登在《外交学院学报》的《美国“参与和扩展”国家安全战略的定义》一文中，将“接触”解析为“邀请参与”，体现其实施主体的主动性和“单边性”。^②如果说“交往”对“接触”的描述过于表象化，“邀请参与”接近了“接触”的原意，但仍未能揭示其深刻内涵。

不久，牛军在解读克林顿对华政策时，将“engagement”通过汉语中的“接触”予以表达。在其1998年发表于《美国研究》的《论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特征》的论文中，他指出，克林顿政府外交战略已经“发展成‘接触与扩展’的战略”。在此战略中，他认为，美国对已建立起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核心国家——如西欧和日本——的政策是加强同盟关系，对正在建立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国家——如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是帮助和支持其发展，对所谓“叛逆国家”——如对伊朗等——采取打击和孤立，对诸如中国这样隐含着巨大“潜在威胁”的地区性国家是采取接触的方式。由于中国对美国目前只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牛军强调，美国的理性选择就是通过双方“广泛接触”以建立既能反映其价值观念又能反映其国家利益的关系。^③无疑，牛军所解读的“接触”反映的是传统国家间对“建立联系、实行对话和加强交流”的努力。

此后，中国学者开始用汉语中“接触”一词链接英文的“engagement”，并大都接受了牛军对美国接触政策的解读。例如，楚树

① 如：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1997*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0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1); National Foreign Intelligence Board, “Global Trend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 Experts,” NIC 2000-02, December 2000.

② 苏格：《美国“参与和扩展”国家安全战略的定义》，《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第23—30页。

③ 牛军：《论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特征》，《美国研究》1998年第1期。

龙2000年出版的力作《接触与防范——美国对华战略》也将华盛顿表述的接触战略认作是美国准备长期接触中国的总体政策框架，其中包含的仍是联系、沟通、对话和交流的内容。^①

正是在这样的语义框架中，在解析美国新世纪全球战略动向时，更多的中国学者将关注点放在对华盛顿“接触中国”的政治目标、行动逻辑和政策框架的分析上。周建明2002年发表在《环球时报》的评论文章《对外认定威胁，对内充满自信——美国放弃“接触战略”》一文就明确指出：所谓“接触战略”，主要是对地区大国和潜在对手的接触，也就是“对那些既不是忠实的朋友，也不是确定的敌人的国家，通过非强制性的‘接触’，使它们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然而，随着不断盛行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认定接触中国并“不能保证美国能够避免，或能够战胜在长远的未来一个崛起的地区大国对美国的挑战”，随着华盛顿国防战略界对“中国威胁”的关注不断强化，他认为，美国对华接触最终将不得不让位于对华遏制。^②显然，周建明所认为的接触战略的目标是为了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演变”。

王林霞2005年发表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的专论更加明确地提出，“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目的是和平演变中国”。所谓“接触”，她认为，“并不是平等地、被动地与中国交往，而是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前提下，主动地影响中国，它并不是一种从友好角度出发制定的政策，而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据此，她指出，“接触”有“控制”、“攻击”和“对付”之意，“只不过这种提法比‘遏制’要委婉一些而已”；美国是“通过接触，来改变中国”。因此，接触战略的实质是“鼓励中国向‘自由市场秩序’发展，鼓励中国‘民主’与‘法制’的发展，以促使中国发生和平演变”。在她看来，虽然“接触”是美国遏制战略的“软性”的一面，其根本目的仍是希望通过在中国推动“和平演变”而取得冷战的全面和最终的胜利。^③

① 楚树龙：《接触与防范——美国对华战略》，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第19、21、23页。

② 周建明：《对外认定威胁，对内充满自信——美国放弃“接触战略”》，《环球时报》2002年3月14日。

③ 王林霞：《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目的是和平演变中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6期。

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

同时，张立平也坚持强调美国看似“软性”的“接触”并非只是权宜之计。他2005年载于《国际问题研究》的论文《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思路》，明确地阐述了接触中国已成为美国新世纪“大战略”共识的一个主要部分。他认为，“9·11”后，小布什政府一方面“以超凡绝伦的实力为基点，以军事力量为主要依托，以‘有利于自由的均势’为基本框架，以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为主要手段，以美国的价值观为道义基础，通过与大国合作来反恐和反扩散，构筑一个自由的国际秩序，实现美国‘单极霸权的稳定’”；另一方面对华“采取‘两手’抓、两手都要更硬的战略，一手是‘接触、合作’，一手是‘防范、威慑’”。而对华战略中“全面接触及合作”的目的，根据他的分析，就是“使中国融入到美国领导的现行的国际体制中”，“使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而不是一个留在体制外的、愤愤不平的‘革命者’国家”。为此，美国“接触”中国的做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经济上通过广泛的合作及参与，扩大两国经贸关系，谋求经济利益；军事上通过对话、交流、合作，建立互信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化解双方因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战略文化的不同而引起的猜疑、误判和对立，避免使局部的危险升级为全面的冲突；政治上保持适度压力，继续对‘侵犯’人权的事件提出批评和谴责，同时鼓励中国司法、政治程序、民主化方面的改革。”^① 这里，张立平对美国“接触”中国的解析接近于“融合”中国的内涵。

然而，随着中美“接触”程度的不断提升，有学者提出华盛顿与北京实际上在建构着一种双向“接触”的关系。袁鹏2006年撰文指出，“如果说‘接触’—‘融合’—‘利益攸关方’构成了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三部曲’，”那么，“‘建设性交往’—‘建设性参与’—‘建设性合作’则成为中国对美外交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②在他看来，如果说小布什政府逐步放弃了自由主义的“接触”，中国的对美外交却在不断强调着“接触”美国。他所界定的对美接触在内涵上包含了“交往”、“参与”和“合作”，只是加上了“建设性”的修饰词。

无疑，中国与西方学者对“接触”的解读，大都遵循的是“后冷

① 张立平：《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思路》，《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

② 袁鹏：《中美交往进入“第三部曲”》，《环球时报》2006年5月26日。

战”和“冷战后”时代国际关系学界关于“软权力”功用的认知,^①反映的是对“体制建设”的期盼,^②体现的是对“身份认同”的提倡,^③基本上没有跳出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时空限制。然而,无论是汉语中的“交往”和“参与”,还是“接触”和“融合”,均显得难以完全、准确、全面地反映“接触”作为一种外交模式的内涵和外延。即便是为了尊重汉语文献中对“接触”概念“约定俗成”的使用,“接触”作为一种外交实践和理念仍存在着从外交学和国际关系史学的学理意义上进一步界定、诠释、建构和实证的必要。

第二节 重新解析接触逻辑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不乏对于“接触”概念的理论建构。迄今,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人类学甚至犯罪学对“接触”的研究仍方兴未艾。尽管这些领域关于“接触”的研究成果在被介绍到汉语语境的过程中大都被认同为汉语中的“接触”,但不同的概念与假设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社会学与教育学研究的“接触”具有人际“交流”的含义。社会学中着眼于社会互动关系研究的接触理论(contact theory),认为人际间的合作能提高群体的向心力及友谊,因此提倡不同种族、民族、性别的人加强接触,由此达成群体关系的和谐。^④当如此的接触理论转化为教育理论时,则发现单纯机械的接触,尚不能形成促进性学习,增进学习效果;只有发展成合作性的关系,才能形成有效学习。除此之外,教育学的接触理论还提出了接触的普遍适用性:它不但适用于不同的种族,也适用于不同的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能力的学生在一起合作学

①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chapter 1.

② Benjamin J. Cohen and Charles Lipson, eds., *Issues and Agen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9), introduction.

③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④ Annie Merrill Ingram, et al., *Coming into Contact: Explorations in Ecocr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Athens, G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7).